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

起宣和五年四月十七日庚子盡二十八日辛亥  
十七日庚子童貫蔡攸整軍容入燕山府撫定燕城

貫攸入燕京撫定殘民羸卒捧香火迎導而行懼呼言  
曰契丹既滅大金歸國王師入城復見天日相慶之人

家至戶到燕人大悅初李嗣本提兵先入燕城其次宣撫司方來以郭藥師為先鋒嗣本軍望見之以為金人兵至外軍即遁營中大擾藥師使人往撫之方定貫攸問馬擴曰衆慮金人劫寨爾以為如何擴曰可保其不來不必慮也童貫蔡攸燕山府住十日乃還平燕錄及封氏編年王安中入燕錄曰童貫與安中等至雄州大金議猶未決貫與安中等共議言大金須索種種干求貫常憤恨朝廷雖然應副貫寔惶恐安中曰敵人貪

婁自古如此又况我兵向為契丹所敗若非逐易納款  
偏將來歸未易議也趙良嗣雖為朝廷不能挫彼之意  
必須右選中擇其辨博之士折彼泛議可也遂于軍中  
得姚平仲康隨王瓌等以待入燕議事童貫遂差姚平  
仲康隨王瓌良嗣等各帶本軍人馬起發去交割燕京  
平仲將家子豪邁俊爽以強詞折阿固達一夕隨定次  
差李嗣本統河東兵五萬為前軍以种師中楊可世擁  
陝西諸道兵三十萬為中部遣郭藥師領常勝軍自新

城入固安安次勒兵博山貫攸建旌纛鳴鼓吹笙節以大軍次之裨將馬公直將河北京畿兵為殿良嗣至瀘溝河大金猶駐燕京而良嗣姚平仲康隨入燕京見大金國主尼堪云前約以十一日今後時何也姚平仲曰大事已定並無少疑交割燕京後時五日乃本國之禮若先是而來是屬僭越何問之有若元帥求釁妄生事端敗其權盟皇天照鑒豈輔曲者自古反盟不克享國又况貴朝百色須求我皇帝寬仁大度曲就悉從不欲少

違慮壞前約元帥又莫生事是日師中等已營料石崗  
可世又檄衆曰今日我輩正索一死耳乃命諸將治鞍  
發及援弓以卜鏖戰督嗣本渡河阿克順等聞我軍先  
後左右同環亘二百里不絕乃謂良嗣平仲等曰豈敢  
生事只為本國已先發軍今滯數日所以即詰旦即呼  
所屬交割國主與阿克順等卷甲移竈退舍三十里日  
晡嗣本提兵入城師中可世相繼入焉先是大金盤旋  
燕京城幾及半年久客多欲部曲利於財貨剽掠燕京

富豪比屋室如懸磬檀順景薊民始困弊而契丹又懼大金攘奪皆逃竄山谷城市邱墟狐狸穴處又將職官漢民分路遣行我朝所得空城而已 北征紀寔曰王

黼既專任其事因降旨飭二帥不得動以聽約束乃使趙良嗣奉使而阿固達謂良嗣曰我聞中國大將獨仗劉延慶將十萬衆一旦不戰兵散而潰中國何足道我自入燕山今為我有中國安得之良嗣不能對乃與其

使偕來

作紀寔後六年始見馬莛齋自叙脩能言金人燕山事寔甚詳然獨不見書紀寔所取阿固達

不許燕山之語及索山後有峻拒之語却有良嗣更易  
語錄之說又有謂山後幸踏地里文割牒文大抵我使  
人疑皆有所參商至為良嗣之奸利則一轍  
也是故紀寔盡述當時朝論不敢從他錄也

始祖宗時

遼使至待遇之禮有限不示以華侈且以河朔甫近都  
邑故迂其途多其里堠次第為之燕犒而後至皆防微  
杜漸意也及黼遣良嗣唯務速以擅其功與其使人限  
以七日自燕山至闕下凡四五往返皆然又其每至也  
漸加禮誘之以富盛金人因是自負邀索不已黼遂許  
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數外每歲更添燕山涿易順



景檀薊六州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人既得所欲乃許我  
又索營平二州則曰海上脚根底元約石晉所割則屬  
中國契丹舊地則歸我今營平二州乃按巴堅於後唐  
時所陷灤州乃營平地舊已入遼即非石晉所獻之地  
當如元約於是我無辭又索雲中一路則曰雲中久為  
我有中國安得之中國亦無如之何姑欲得燕山且掩  
挫敗之醜以塞中外之議因割燕山府涿易檀順薊景  
為一路而歸其代稅錢一百萬緡又議折中國貨物以

補其闕於是又遣良嗣議折物凡絹三十萬絲綿稱是  
金人每喜南貨故雖木綿亦二萬段香犀玳瑁椀楪匙  
筯皆折閱倍償之至如龍腦每兩折八貫則皆良嗣其  
中為奸也約既定索禮數因盡還其待大遼敵國之禮  
唯不稱兄弟而已乃遣良嗣奉誓書而往而金人取誓  
書副先視之又止諸界上俾我使復回更易誓書中語  
然後來我又從之誓書事  
具于下事既畢彼亦遣使以誓書來  
時鄭丞相居中亦嘗白上曰禮數既重加歲幣厚必使

亦不納金人既得燕山子女加久住氣候已熱遂大病而城外諸寨日夜為燕之鄉兵劫撓因罵伊都曰汝勸我來此今外寨皆不安四面皆大兵居此羅網中如何歸乃大毀諸州及燕山城壁樓櫓要害皆平之又盡括燕山金銀錢物民庶寺院一掃皆空以遼人舊大臣及儀仗車馬玉帛輜重盡由松亭關去

關在東北去其國近本欲顯州去爾

全師復由居庸關之鴛鴦泊扼天祚出路以絕契丹之望乃盡以空城付之我時便有語謂中國修理三二年

間却取之趙良嗣亦嘗私謂人曰只可保三年爾時黼  
即與二帥上下皆知之不能忠告也二帥因以宣和五  
年夏入燕山大內毀一小殿吻受諸將賀駐兵十餘日  
遂凱還而歸 金人阿固達交割燕山畢西由居庸關  
往白水泊過夏 平燕錄曰金人用阿克順計寸金寸  
土裹取殆盡將燕城職官民戶技術嬪媵娼優黃冠瞿  
曇金帛子女等席卷而東或告燕人曰汝之東遷非金  
人意也南朝留常勝軍利汝田宅給之爾燕人皆怨說

尼堪不當與我全燕尼堪欲止割涿易兩州阿固達不  
允由雲中留白水

十九日壬寅金人遣使賚御押地圖來宣撫司 節齋  
自叙曰十九日金人使賚御押地圖來宣言令童太師  
蔡相公拜受童蔡惶懼問如何處置僕往謂之曰若論  
御押一如本朝御押前此累有御筆何嘗使尼堪元帥  
以下郎君拜受此大過當金人無對遂許不拜先是李  
嗣本姚平仲軍交燕日運糧夫奪女真牛馬殺一女真

至是來整會留償人命及牛馬價錢復為平之 宣撫  
司留燕旬有二日議班師赴闕 北征紀寔曰金人既  
據燕勢甚張方自務大乃邀索不已而朝廷堅求燕山  
地則指城謂使人曰此我有也必欲得之納錢若干萬  
則與爾雖燕山僧寺巨室之屬指一塔一殿一屋即曰  
此我物也當折取之汝欲為留者即納其直故或千或  
萬貨之而後重載而去由是朝廷償以百萬緡謂之燕  
山路代稅阿固達方喜曰荷他趙皇千年萬歲是老少

物乃得燕山府檀順薊景六州此獨黼為之二帥寔不  
預宣和五年夏四月金軍告還命我師交割二帥始以  
兵入之號曰交割燕山府後曰撫定燕山然所至皆空  
城而已人物既寡城櫓又悉毀皆所以困我仍不與我  
營平等扼吾之咽喉爾營平者當榆關路地平無山川  
之阻非若古北口居庸關之比且近女真故識者知其  
用心矣又燕民破散悉流移近地故職官富戶來奔既  
無以處朝廷因分遣諸州贍之凡州縣動數千口至少

猶不下五七百口及嘗為遼官者等第補之自諸州通判而下皆添差以處焉自并代河朔齊鄆襄漢之間遍矣蕩然莫有關防我之山川險易州郡虛實盡能知之州郡又往往不卹或困於衣食其在闕下者至於揭榜通衢人物往來處稱其名氏舊官封而以乞丐執政雖睹之不問也始金人約燕地人民盡歸南朝契丹奚渤海等人民皆屬金國既議分割則常勝軍郭藥師鐵州人其下諸將高望等又多渤海契丹人即令歸金國上



下方以為撓而金人則已擄掠燕地人物職官等將携之歸方議欲對換而貫為羣下所悞謂不若以燕地富戶稅產多者皆與金人去却得其田宅足以贍常勝軍則不煩朝廷錢糧又得留常勝一軍為用貫然之遂亟為奏稟黼遽許焉蓋朝廷輕易勿思獨以藥師常勝軍為重而已金人既大得所欲號職官富戶因盡括六州之近地上戶幾二三萬起發由松亭關去燕中合境為之大擾由是怨懟生矣時王安中為宣撫以撫燕既無

綱領所謂富戶田宅皆為常勝軍即日肆意占據畧不問官司安中坐視而已因是多侵奪民田故人益不聊生及後張覺殺金人所擄遼臣之屬已盡為常勝軍所有皆立為乞丐之人方更遭其困辱甚至於殺戮無告所謂職官富戶又悉南奔歸我我不得已而後納之且復流離困躓使我重失燕人之心仍為新交之盟痛莫大于此

二十二日乙巳童貫上復燕奏 宣和錄曰陝西河北

河東路宣撫司童貫等言恭惟陛下神機先物前知遼主滅亡之兆自政和八年金國遣使通好約結夾攻至宣和四年遼主播遷耶律淳篡立幽燕之民久懼塗炭延頸歎關願歸中國陛下撫順人心特詔臣等出總戎干先行招撫及遣使以禍福諭淳使納土內附淳先敗盟寇邊臣等仰遵睿畫東由雄州西由安肅廣信諸道進討自五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八月十四日二十一日二十九日九月一日九日王師屢勝燕人

震懾乘勢開諭聖德招徠遠人廣出榜文遣間賫至燕中曉諭士民先是郭藥師領常勝軍萬人駐涿州燕中最號勁兵易州守城契丹亦衆涿易之間有牛欄寨皆契丹素屯兵馬區處聲援相接涿易仍係燕山襟喉之地臣等既進兵討蕩兼用間招誘常勝軍及預行結約易州城中豪傑內應至九月二十三日郭藥師領常勝萬兵舉涿來歸二十七日遣發兵馬進取易州殺戮城內契丹殆盡當日收復易州十月四日攻破牛欄寨涿

易之路遂通節次收復涿復歸義安城涑水并良鄉武清安次清化灤陰潞三河析津宛平平虜玉田等縣及景薊等州同時納土幅員數千里天險地利盡皆有之獨燕京孤城未下女主偽后蕭氏遂稱臣妾遣使納款却而不受十月十八日大兵至良鄉縣界殺退賊衆二十三日遣奇兵徑入燕城殺戮城中契丹奚萬衆燕民鼓舞四軍賊首援兵旅拒二十五日再戰於瀘溝河賊首退保燕城十二月二日契丹悉燕中兵馬來犯永清

一帶已歸順地分王師鏖擊大獲勝捷橫屍蔽野餘衆潰散不能再舉四軍遂與偽后棄城逃遁金國十二月五日入居庸關與王師夾攻收復燕城了當臣等於四月十七日躬領大軍入燕山府撫定軍民布宣聖澤者全師制勝振朔部之天聲舉國來成獲燕山之都會罄四方而無侮垂萬世以有光廟社均休臣民胥慶臣等聞周伐玁狁僅至太原漢繫匈奴但期渭上雖招徠其種落或攘斥於封圻皆僅存開拓邊陲之名固未有混

同宇宙之烈惟茲遼國昔號殊隣當五季之瓜分盜一方而穴處蕭蕭易水限風氣於山川奕奕漢津隔星辰於象緯金縉填壑者以鉅萬計士庶疾首者殆二百年藝祖肇基已恢奄有之志神皇御極載勤繼伐之謀對越在天之靈必施闕國之畧屬逋逃之遠跡復宗種之內訌竊位渝盟不誅而殞捐誠慕義莫止其來遂復興古之師爰狗叩關之請破堅披敵首克六城馘執俘何啻三捷軍聲振疊敵帥驚奔絕其唇輔之依結彼腹

心之應扶老携幼還為耕鑿之民戶籍提疆來入版圖  
之會市無易肆人若更生通地利於九山坤軸鎮醫閭  
之峻察璣衡於七政天文開析木之躔聖武既昭庶邦  
丕享虞帝舞干而苗格繇文德之誕敷文王因壘而崇  
降自聖謨之丕顯於皇偉績更邁前修恭惟皇帝陛下  
大道并包沉機獨運以順為武威加六合之中惟斷乃  
成智出羣疑之表快烈祖未攄之憤昭寧人有指之謀  
撫撫周原昔裂冀州之壤茫茫禹跡今歸碣石之封方



且下十行之詔以蠲苛饒之科定三章之約以施寬大之法禮高年而教孝弟讓有德而訪才能文軌同混於車書朔南咸暨於政教天討陳于原野聿臻偃武之期成功告于神明益顯無前之績臣等遠慙周輔獲稟睿謀拊循幽薊之遺黎宣布神聖之厚德御五門而奏凱將賚及于羣元奉萬壽以稱觴當獲陪於列辟 秀水間居錄曰童貫蔡攸奏至宰相王黼率百官稱賀表中多符意云陞峻明堂既揭平朔之號軒藏石鼓仍題復

古之名鍾鼎銘金則應牧野誓師之時印章篆玉則示漢將破敵之兆承九清之命而整神霄陰相之旅建三辰之旗而向太一下臨之方云又曰童貫奏中云不受蕭后納款者先與金人有約不敢受也又云金國入居庸關與王師夾攻者劉延慶為殘燕所敗約金人取燕城也又曰女真既破契丹駐軍于燕山之北約本朝自以兵力取燕地於是童貫蔡攸與大帥劉延慶將十五萬衆進屯瀘溝河時燕后蕭氏與四軍大王者居燕城

有衆纔數千遣使人韓昉歸款仍請罷歲幣貫等不納  
延慶分兵往救為蕭幹擊還盧溝大軍聞風遂潰王黼  
為相因此嫉貫等且欲自以為功會燕都耶律淳死乃  
議遣使召女真取燕城厚許金幣以贖其地女真果入  
燕恣為刼掠以空城歸我而厚索歲幣且知中國兵弱  
自此有南牧之意矣師還童貫封廣陽郡王蔡攸領樞  
密院王黼加太傅總三省賜玉帶如唐裴度故事始議  
贖地但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仁恭所遺

金不肯割此於三郡聚兵窺伺為內侵之計黼之疎謬如此

二十七日庚戌以收復燕雲曲赦河東河北燕山府雲中路赦文曰制軍詰禁昭帝王之極功發政施仁體天地之大德朕祗膺駿命嗣守洪圖聿臻熙洽之期克保盈成之業皇天全付所覆可忘疆理之修先王啓佑後人宜篤經營之念萬邦作乂四海咸賓惟契丹之舊隣侵我邦之名壤雖帝居赤縣有邊徼之外區而燕曰幽

州與青徐為王土割賂自五季始盜據垂二百年自藝祖之肇基洎裕陵之復古聖哲垂慮謨訓具昭肆予纂承敢時怠忽顧澶淵結誓之後守其信書且河朔息戰以來重其兵舉人心久鬱神祚有開相彼昏迷罔知悛改賦斂暴刻衆懷離散之思刑罰峻深人抱怨咨之戚內親爭叛強敵肆侵遣穹帳以逋逃輕前盟而背覆五都潰決諸姓駭驚用逆將相之行往護封圻之守殆天所與其衆自歸簞食壺漿迎王師而來保旱霓時雨慰

民望以咸蘇靡勤銳旅之攻盡復連城之聚一方黎獻  
初還禮義之鄉千里山河重載版圖之籍言念征徒暴  
露之久轉餉調發之勞并及新民曲覃慶宥於戲師直  
為壯既昭無敵之功道化久成斯致丕平之利咨爾有  
衆曉予至懷

二十八日辛亥童貫蔡攸歸以詹度權帥事 詹度既  
就權帥屏招集散民遠近駢集大金出嶺外可世平仲  
即分陝西河北諸道兵常勝軍守松亭古北居庸關以

閤門宣贊舍人劉逸知景州惠州團練使楊可昇知檀  
州忠州防禦使任宗堯知薊州悉發官吏赴上詹度作  
平燕詩送童貫曰長亭春色送英雄滿目江山映日紅  
斂戟夜搖楊柳月旌旗曉拂杏花風行時一決安邊策  
到後須成濟世功為報燕山諸將吏太平取在笑談中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

起宣和五年五月二日甲寅盡六月四日乙酉

五月二日甲寅童貫蔡攸班師

七日己未百官詣文德殿稱賀

八日庚申御筆加王黼等王封 御筆遼政不綱鄰國



侵擾不圖人心之慕義率皆革面以向風朔薊雲燕悉  
歸輿地勞來還定已奏膚公安華夏之生靈紹祖考之  
先志所賴廟堂之策集此不世之勲當有疇庸以昭異  
數可依下項王黼除太傅進封楚國公鄭居中除太保  
仍與一子推恩白時中張邦昌李邦彥趙野各進官二  
等以上並依例加勲封

九日辛酉少師太宰兼門下侍郎慶國公王黼授太傅  
進封楚國公少師威武軍節度使樞密院事鄭居中授

太保進封燕國公太保蔡攸授少師童貫落節鉞仍以  
太師領樞密院事餘進秩有差 御筆太傅三公坐而  
論道號為三省長官所有王黼已降指揮拜太傅其治  
事恩數合依太師體例可疾速照會遵守施行

十一日癸亥太師劔南東川節度使童貫依前太師進  
封徐豫國公少傅鎮海軍節度使兼侍讀直保和殿充  
上清保錄宮使河東河北路安撫使

十四日丙寅王黼日赴朝參奏事退聚議治事 金人

阿固達西巡發燕中臧官歸國阿固達交燕畢於契丹漢兒內兩府中携劉彥宗出居庸關由雲中府德州路西巡留白水樂度夏欲遣官交還本朝山後州縣且聞天祚北走達勒達經營擒之乃遣左企弓等部所得燕山職官富戶東取榆關平灤路以歸遼國平州節度使張覺據平州陰叛金人殺燕京宰相左企弓等張覺者平州義豐人也少第進士建福元年夏遼興軍節度使州乃平偶有兵作過能招安息亂以功權知軍州事燕

王死預知遼國必亡盡籍管內丁壯充軍得五萬人馬  
千足選將練兵聚糧穀招延士大夫有才者參與謀議  
潛為一方之備蕭太后嘗差太子少保時立愛知平州  
始到任張覺雖外示尊禮而內寔不用立愛察其有異  
志常稱疾不出覺依舊知軍州事會金人下燕首問平  
州事參知政事康公弼曰張覺狂妄寡謀雖有兵數萬  
皆鄉民器甲不備資糧不給彼何能為宜示之不疑圖  
之未晚也金人召時立愛赴軍前進加覺臨海軍節度

使依舊知平州軍州事將發燕民由平州歸國尼堪謂左企弓曰我欲遣兵三千騎先下平州擒張覺然後行如何企弓輩以為然獨康公弼曰若加兵則是驅平州叛也公弼舊在本州守官上下人情無不通也請單騎一到觀其意而徐圖之遂授金牌馳驛前去見張覺諭金人之意覺曰遼國八路八路已亡獨一平州存敢有非望鄉兵所以未敢解甲者北防蕭幹侵掠故也今軍馬不來殘命何幸聞皆公之力也厚賂而歸報曰彼無

足慮遂不興兵改平州為南京加張覺試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留守事其寔欲圖之也阿固達大軍北出居庸  
追討天祚為事漢官知樞密院事劉彥宗以下隨行五  
月初燕民入平州境私有號訴于張覺者具言宰相左  
企弓等更不謀守燕城使吾民遷徙流離不勝其苦今  
相公臨巨鎮擁強兵盡忠于遼國必使我復歸鄉土而  
人心亦望於公也覺遂招諸官員將領會議皆曰聞天  
祚兵勢復振見出沒于松漠之南金人所為全軍急歸

不少候者契丹為之牽制也若明公勤王唱義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宰相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殺之放燕人歸國則大宋無不接納燕人則平州遂為藩鎮矣假如金人後來加兵內用平州之軍外得大宋之援又何懼焉覺曰此大事也不可草草翰林學士李石智而多謀可遣人邀之密議石既至與之謀而合陰遣將官張謙領軍馬五百騎傳留守令強招宰相左企弓曹勇義樞密使盧仲文參知政事康公弼至灤河西岸聽候

差議事官趙秘校就去面疏企弓等十罪天祚播遷夾山不即奉迎者一也勸進皇叔燕王僭號者二也許君父過惡而降封湘陰王者三也天祚嘗遣知閤有慶前來計議而殺之者四也檄書始至而有迎秦拒湘之議五也不謀守燕而拜降六也臣事金國不顧大義七也根括燕中錢帛取悅金人八也致燕人遷徙而失業九也教金國發兵先下平州十也遂無以對遂縊殺之榜諭燕人留餘戰馬外盡放復業令各安堵如故所有逃



戶拋下屋宇家產什物之類已為常勝軍占者悉還之  
燕人患遷得歸皆大悅稱保大二年契丹官秩畫天祚  
像朝夕朝謁事無大小皆告而後行燕人得歸往往有  
至京師者上聞燕民之歸詔王安中詹度加卹錄士大  
夫之可用者復百姓田租三年

二十九日辛巳童貫蔡攸大奏凱以入告功于廟 北  
征紀寔曰二帥告還上御景龍門觀奏凱盡以禁衛諸  
軍逐之以入上始甚不樂故二帥賞皆薄貫遂致仕蔡

攸拜樞密院初二帥以宣撫司羨餘進大珠百萬金四  
千兩犀玉錢帛稱是號曰土宜上喜之 又曰二帥凱  
還上為御殿受賀禮畢賜宰臣等坐用神宗皇帝下熙  
河及崇寧下青唐故事解玉帶以賜黼

六月一日壬午朔蔡京進賀表表曰師由義動往城于  
方國以和來不戰而屈舉全燕之故地弔陷敵之遺民  
戴白垂髻歡呼而倒戟壺漿箪食充塞而載塗萬國來  
同一方底定乾坤動色廟社用光中賀惟北有邦實異

之府大禹所別有虞嘗巡粵我造邦之初遂為與國之敵始約兄弟尊至祖孫金縉締交使傳洽至其強弗率僭偽號者二百年有志未遑更聖君之六七作惟昔神考于時元豐分將隸方聯民講武閱九軍之師陣建北面之黃旗無釁可乘有訓斯在皇帝陛下以重華而紹帝之事以下武而繼文之聲因其天亡之時成是席卷之勢臣顧惟稚長久誤眷知詩禮之庭屢趨而過軍旅之事蓋未嘗聞察之于談笑杯酌之間付之以疆場甲

兵之事乘其萬舉萬全之會授之百發百中之機是惟  
秉鉞以專征豈可因人而成事山川草木悉歸輿地之  
圖士女臣民盡效職方之貢此蓋皇帝陛下懋昭大德  
適駿先猷人斯效能天寔助順揚勵無前之偉績鋪張  
不世之宏休千載君臣適遇風雲之際一門父子得為  
勲戚之家 鍾邦直行程錄曰朝廷詔雄州守臣和詵  
高陽帥臣侯益經畧邊事邊臣上言以謂敵中衰亂君  
臣篡奪殘暴假息遊魂疆場正取亂侮亡之時朝廷以

為然大臣王黼力贊其事用兵之禍自此始也是年二月以太師領樞密院事童貫為宣撫司使以蔡攸副之統陝西河東河北京東京西京畿六路軍馬十五萬以擊契丹五月師渡白溝五里契丹以三千騎撓我軍軍亂我師敗績所喪十之一是時國家與契丹盟好百餘年邊防無犬吠之驚耆老白首不聞兵革之音師出無名人不效命人情煩惱中外不安二師帥之罪邊臣以謂聞報不精契丹尚盛未可取也方議班師六月燕主

耶律淳以病死朝廷復有冀得之心詔二帥率其兵駐高陽關以待變再召諸道兵須冬以進九月契丹管押常勝軍馬郭藥師以所領七千人舉涿易二州來降繼而耶律淳之妻太后蕭氏遣使納款乞數州之地以為南朝外屏二帥帥慢罵叱退其使自以謂功在須臾十月遣大將劉延慶督兵二十萬入燕以應金人之約師行在道猶豫不進自雄州十一程始到蘆溝河二百里契丹以數百騎亂我軍延慶未嘗迎敵中夜輒曳兵而

走契丹拔軍追奪殺傷及自相蹂躪死者十二三委弃軍器錢糧金帛不可數計延慶關西老將偏裨才爾平昔為人所御豈能御人爵位已盛豈肯更効力受命之日已出悖言委任非所宜至是乃敗十二月金人之師度居庸關契丹君臣望風而遁燕民具禮儀以迎金人朝廷遣使增歲幣比契丹加倍以售燕薊景順五州之地金珠玉帛子女牛馬輦載殆盡明年四月委城而去二師帥提兵十萬以入名曰撫定留半月增陴浚隍振

旅而還歸朝幕府計功論賞等第有差原夫自古外蕃  
與中國迭為盛衰而外蕃之盛未有能如前日之契丹  
直踰二百年而常與中國抗衡豈以澶淵之盟隆緒之  
誠根於心後嗣累世保守堅固不復南牧百餘年間其  
所活生靈何慮數千百萬陰功豈淺淺豈非天以此佑  
之乎迨至崇禘世祚垂亡于可取之時而無能取之人  
二師帥一以闡進一以倖進自少及老立功名取富貴  
皆以蒙蔽欺罔而得之居內則專機政在外則握重兵



是豈知兵者不知紀律不明賞罰每嚴刑重罰以鉗天下之口雖甚顛倒錯謬無敢議其非者童貫唯以一老吏李宗振參決帷幄軍政一以委之幕客拱手備員而已唯勾當公事官李積中廣東人年七十許以不偶于時凡三十年不赴朝緣大臣薦以特旨入幕中兩投書于二師帥備言今時用兵得失與金人交通利害異日必為邊患累數萬言皆切寔今日所驗者師帥素不知今古懵然莫知為何等語漫不加省但日事虛文彌縫

闕失搜抉奇異為蠱惑之計孰知為天下慮卒以是敗  
童貫蔡攸以郭藥師來朝 北征紀寔曰童貫蔡攸既  
凱還以藥師來藥師之來禮遇甚厚賜以居第賜之媵  
姬加諸燕犒請觀金明池上特命張水戲若莫春教習  
者以示之仍命貴戚大臣家更互延之每率其屬皆豫  
焉遂盡見中國華侈辭歸羣小又將引之入中禁或以  
謂不可故上特出玉華閣之外後苑之延春小殿見之  
時盛夏設二大金盆貯水殿上上御大珠絡縫銷金青

紗戰袍藥師陞見頓首殿下流涕而言曰臣在燕中聞趙皇真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天顏臣死榮甚上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地又謂藥師曰朕且欲託御事可乎藥師頓首曰臣邊方遠人今日蒙天地大恩已誓效死惟陛下即使蹈湯火冒白刃正所甘心粉身碎骨矣不問何事臣藥師必死也上乃曰天祚未了卿為朕經營取之以絕燕人之望于是藥師逡巡色變復奏曰天祚者臣故主也故主亡走臣是以降歸中國今陛下使臣効

命萬死于他所不敢辭况臣事陛下猶事故主今使反故主則非臣所以事陛下也唯此一事願付他人乃泣涕雨下上黷然且欲得其心乃解所御珠袍并以金盆賜焉藥師感泣出諭其下曰此非我功汝等力也多寡當共之因剪金盆人均一片于是羣小不虞其詐交口譽之以誤上聽始常勝軍本謂之怨軍在遼時常反覆者而我初不知其詳及來歸我其徒顧深虞我疑之也是以每言及天祚則人人未嘗不變色曰此某等故主

也使主在豈敢遽降南朝及故主已亡誓不從女真所以歸投南朝爾上聞是深慮天祚尚在繫燕人心恐一旦復出則常勝軍必解體散從天祚故有此諭寔輔佐大臣不能遠思上誤聖朝者此也藥師遂以檢校少保副安中馬政令寔出藥師安中但効平時態諂事之驕藥師者此也我又傾意以結之凡良械精伙莫不以往謂若須馬則盡括內官馬委與之藥師揀馬之法作泥潦半里使人不啣轡而馳馬能過則為良馬不然則又

退又選大率類此又遣部下商販諸路舟車遍矣又聚  
天祚昔工作之人為竒巧之物多以玉帶碼碯器撚金  
貯珍異以奉權貴下及小璫無不喜者及得其志自擅  
燕山一路有常勝五萬食糧軍鄉兵號三十萬中國雖  
有戍兵唯九千人無能為也又藥師及燕人終不改其  
驕悍亦無如之何時人切比之安祿山因別築第都城  
增賜美人慰諭令來朝藥師辭以故不至于是罷安中  
召之還伯氏因薦蔡靖以代之靖有胸襟至則開懷待

藥師稍能抑其權藥師亦重靖然終不得其柄也宣和六年秋黼且罷貫復落致仕出撫河東欲擒天祚上因令巡邊密察藥師去就不然則拉之來貫至燕境藥師以數騎出迂貫于易州界再拜帳下貫曰汝今為太尉視兩府與我等矣此禮何也藥師即曰太師父也藥師唯知拜父耳焉知其他貫遂釋然藥師又邀貫視師貫以數隊出郊野則畧無人跡藥師乃下馬當貫前以旗一揮于是四山鐵騎耀日莫知其數貫衆皆失色歸而

白上謂藥師決能抗金人也當是時雖金人不入中原  
藥師亦必反反亦中國不能支 郭藥師除檢校少保  
河北燕山府宣撫副使同知燕山府趙良嗣盧益還闕  
盧益正除兵部尚書趙良嗣除延康殿學士馬擴轉武  
功大夫和州防禦使

二日癸未上以御筆付詹度令密察張覺去就上聞張  
覺叛金人以御筆付詹度曰金國自燕山遣人詣平州  
即日復回云張覺領步騎五千壁松亭闕鈔其車乘不



敢進及聞平州止稱舊府用保大年號故相曹義勇等  
四人聲言不順南朝亦不歸女真及四月二十七日輒  
遣兵奪清化縣權鹽院鐵板等物觀此則覺之不歸女  
真明而所以款附本朝之意蓋亦未見若不稍與羈縻  
必為邊患雖未可明示結約要須加撫諭卿可因人諭  
意然不可洩覺方外連韓慶民等招誘遷閏等州以拒  
金國成敗固未可知為我之計正當用卞莊刺虎之術  
坐觀其變以為後圖所慮貪功倖進輩苟希目前輕失

女真所當深察遂令覺之婚家王倚者諭之覺遣張興祐來會度復奉御筆云營平納款雖在女真入關之前然其後朝廷累次計議女真終不見與張覺固嘗臣服金國用其爵號又嘗改為南京矣本朝初與金國通好彼此著誓甚重豈當首違况金國昨在燕京所以不能即討平州者止緣女真處關中而覺外扼榆關又我以重兵壓其境且天祚尚在是以彼姑涵容今女真既已出關他日若自中興府或東京之西討伐平州則蕞爾

之州恐未易當况我師既已解嚴天祚復狼狽如此秋  
深女真歸正是得志之時在我豈當妄有舉措為今之  
計正合坐觀其變以為後圖然聞覺欲通韓慶民結連  
四軍併力窺燕則不得不慮理當速示羈縻卿可慎選  
其才智忠信之人二三輩令密諭覺意許之世襲節度  
度因興祐歸以上意語之未行間又承御筆聞四軍林牙張  
覺在居庸關北及平灤州中京集聚止留金國車乘縱  
還金國所遷燕京人口并意欲為我邊疆之患要須經

畫為善後之計議者以四軍林牙嘗為我敵雖欲翻然寧  
不畏禍張覺久欲歸附以所許不逮藥師未厭其欲遂  
爾遷延勅詹度密遣人誘致令率衆內附當厚以金爵  
畀之

四日乙酉檢校少保奉武軍節度使同燕山府路安撫  
使馬步軍副都總管郭藥師檢校少傅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壯盟會編卷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

起宣和五年六月五日丙戌盡十二月三日壬午  
五日丙戌張覺詣宣撫司納土 狀曰權管營平州節  
度使兼諸軍都統張覺狀自女真深入北朝皇帝西狩  
不返諸路寇兵充斥道途塞絕當道無所依托承天朝

累遣人賫到文字招諭尋奉表款附復蒙降到勅赦并  
處置宣命遣值女真襲下燕城遠近震懼當道地隔力  
弱姑務應從以緩攻侵圖安境土燕城本國舊地雖為  
敵有部落尚遙固無久駐之勢况與大朝要約遂議割  
分敵恃甲兵之強其雲中富家巨室悉被驅擄止留空  
土以塞前盟大朝亦非得已旋以假道當界寃痛之聲  
盈於道路是用不忍與州人共議僉曰宜抗敵命以全  
生靈若許東遷是亦資敵即調發丁壯繕甲兵鋤叛黨

以活生靈區區之志必已聞之近知敵衆已過居庸大  
朝必措置屯守使無回路仍念安土重遷者人之常情  
况萬家流離祝奠無主雖居近地猶謂出鄉使復父母  
之邦是成終始之義一則為大朝守圉之計二則快流  
民歸國之心固無他求乞修舊款應西來職官百姓已  
分路津發過界去訖今差都統府掌書鴻臚少卿張鈞  
將作監參謀軍事張闕固謹詣安撫使司納土歸朝詹  
度得狀不敢受以聞而密奏據覺狀當遷之人在平灤



者皆欲求歸已分路遣之過界緣東遷之人田宅悉為  
常勝軍所有無宿食之地若全入燕城其勢必張懼為  
金人之所知已語覺無遽遂以張鈞送宣撫使先是張  
覺叛金人用李石謀殺左企弓等放燕人歸燕聞朝廷  
令詹度密諭之意又得朝廷撫納燕之報大喜遂納土  
來歸拜覺泰寧軍節度使世襲平州其屬衛甫趙仁彥  
張鈞張闕固皆除徽猷閣待制 史愿亡遼錄曰張覺  
之拒金人也外則送款于大宋通好于蕭幹而緩急求

援內則奉天祚畫像舉事白而後行詐遣人奉迎以圖  
興復有燕人李安弼者翰林學士李石也有高黨者乃  
三司使高履也二人者皆先嘗被擄後緣張覺放歸恐  
金人來捕意欲大宋與金人變盟則雖後來取之不發  
纔見王安中共為游說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地地方百  
餘里帶甲十餘萬張覺文武全材足以禦金人制藥師  
幸招致之不然則復恐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並為我患  
燕山豈得而安安中入其語深以為然勸朝廷納之有

臣身任其責事關軍國利害大計不敢不言差官伴送  
李安弼等賫奏赴闕趙良嗣力爭以為不可恐必招女  
真之兵乞斬安弼以徇朝廷不從又有延庸殿學士提  
舉太一宮趙敏修遼國宰相李儼之子處能先在海島  
蕭太后詔令歸俗乘駟騎赴闕將復用行次平州聞金  
人已下燕因越境歸朝在京師賜第有母國夫人邢氏  
等骨肉亦自平州歸三人旦夕出入王黼蔡攸府第議  
事朝廷遂信其說通平州納燕人豈偶然哉良有以也

九日庚子收復全燕一行官吏將士推恩 宣撫使收  
復撫定全燕一行官吏將士等宜有優恩以酬勞効述  
古殿直學士宣奉大夫參謀官劉韜除延康殿學士更  
轉一官顯謨閣直學士勾管機宜文字蔡術已除徽猷  
閣待制勾管機密文字蔡術已除陞一職外更轉一官  
二等大晟府典樂提舉秘書省道錄院主管文字宣撫  
使司勾當公事馮舒與除待制更轉一官集英殿修撰  
參謀宇文黃中舊職係待制與遷一職直學士仍轉一

官 金國主阿固達殂于軍前 神麓記曰女真始祖  
堪布出自新羅奔阿勒楚喀無所歸遂依完顏因而氏  
焉六十未娶是時多以強凌弱無以制度堪布劈木為  
剋如文契約教人舉債生息勤于耕種者遂致巨富若  
遇盜竊雞豚狗馬者以桎梏拘械用柳條笞撻外賠償  
七倍法令嚴峻果斷不私由是遠近皆伏號為神明有  
隣寨部長姓圖克坦小名勝果者有室女年  
四十餘尚未婚遂以牛馬財用農作之具嫁之於堪布

後女真衆豪結盟推為首領生烏魯能繼其父業烏魯  
生雅哈子綏赫自幼習射採生長而善騎射獵教人燒  
炭煉鐵剗木為器製造舟車種植五穀建造屋宇稍有  
上古之風由是隣近每有不平皆詣所請遂號貝勒臣伏契  
丹生三子長曰烏里次曰舒魯幼曰實魯為貝勒生呼蘭北  
之五祖迥然超羣由是契丹拜為寧江軍節度使呼曰  
太師生五子長曰和卓尼堪之祖次噶順次和哩布次頗拉淑  
次英格太師和哩布生長子烏魯斯第二子阿固達

乃太祖大聖武元皇帝太祖契丹咸雍四年歲在戊申  
生自遼國天慶三年甲午歲四十七於寧江府拜天冊  
立改元稱帝號侍中韓企先訓名曰旻改收國三年為  
天輔元年共在位九年創業艱難未嘗少息至燕京入  
遂不憚數日出于城東柴村建寨不旬日病殂年五  
十五以百數十人舉歸阿勒楚喀御寨葬之後遷於墳山  
號曰泰陵 松漠記聞曰阿固達八子正室生勝額於  
次為第五又第七子乃燕京留守易王之父正室卒其

繼室立亦生二子長曰二太子為太元帥封許王南歸

至燕而卒次生第六子曰富勒呼為克王太傅領尚書

省事長子固倫力本切側室所生為太師涼王領尚書省

弟曰三太子為左元師與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即烏珠

為越王行臺尚書令第八子曰邢王為燕京留守打毯

墜馬死自固倫以下皆為奴婢 神麓記曰太祖九子

正室生第三子聖果名宗浚乃直父第七子則費揚古名

宗朝繼室生元師二太子名宗傑第六子宗雋庶長子



宗幹

乃亮父

賢妃生元師三太子宗堯

乃褒父

德妃生元師

四太子烏珠名宗弼第八子阿魯第九子阿里布 節

要曰阿固達有子十餘人今記其八一曰阿巴二曰實格

實格

三曰摩囉歡

與實格同母正室所生

四曰幹里雅布

人呼作二太子兩攻京城

者五曰鄂勒歡

人呼作三太子

六曰烏珠

人呼作四太子

七曰鄂爾和

人呼作五太子號自在郎君

八曰阿里布

邢王

金國太祖實錄曰太祖

生于遼咸雍四年戊申秋七月其先為完顏部人後因

以為氏以遼天慶五年建國曰金以鑛鐵為國號鑛雖

堅剛終有銷壞唯金一色最為真實自今本國可號大金天輔七年八月乙未終於部堵灤在位九年享年五十有三二后三妃十有六子 阿固達既殂于軍前尼堪等遙尊其弟烏奇邁為帝 阿固達有親征之行也留親弟烏奇邁名晟權知軍國事天輔六年夏阿固達病死尼堪等遙推烏奇邁為大金國皇帝改天輔六年為天會元年

二十一日壬寅金人欲交割我朔武蔚三州而國主告

金人軍馬來平州張覺拒退之  
金人棟摩國王軍二千餘騎來聞平州事作前來問  
罪先入營州張覺發兵拒戰棟摩以軍少不敵不交鋒  
退歸大書州門曰夏熱且去秋涼復來覺遂聲言戰敗  
金人殺傷甚衆妄申宣撫司以大捷聞宣撫司厚以銀  
絹告敕賞其軍

七月七日戊午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  
撫使知燕山府王安中授檢校少保起復太尉武信軍

節度使充上清寶錄宮使兼神霄玉清萬壽觀副使直  
睿思殿充河北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撫使譚稹授起  
復檢校少保

十日辛酉太師兼領樞密院事陝西河北河東路宣撫  
使豫國公童貫致仕拜起復太尉武信軍節度使譚稹  
為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 斡里雅布圍平州張覺走所  
賜詔書盡為金人所得是月宣撫司賫銀絹數萬犒賞  
并朝廷遣李安弼并張覺弟賈詔勅前去覺聞之喜率

官吏郊迎不意金人謀知之率千騎襲破覺覺挺身走不及入城遂間道欲如京師其弟奔燕山以其母為金人所得復攜詔往救之而覺之母妻已為金人所戮金人得詔勅由是大怒而憾我矣張覺至燕山郭藥師留之易姓名曰趙秀才匿常勝軍中斡里雅布遂圍平州節副衛甫參謀趙仁彥張鈞弃城領數十人將帶官庫珠玉珍貨棄燕京四散藏匿獨闕固與軍中死守

十九日庚午文武百僚太傅楚國公王黼等三奉表請

上尊號曰繼天興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御筆批荅不  
允

二十八日已邠陝西河東北路宣撫使童貫河東河北  
路宣撫使蔡攸等少保淮南節度使知燕山府王安中  
資政殿學士同知燕山府詹度檢校少傅武泰軍節度  
使同知燕山府郭藥師等據偽永安軍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陳國公張言中等及舉人道僧耆老百姓  
共五千五百一十人狀乞上尊號不允

八月十五日甲寅宣撫司奏大破蕭幹於峯山獲耶律  
德光尊號寶檢及契丹塗金印初蕭后東走也蕭幹留  
奚王府僭號大奚國神聖皇帝改元天阜時奚人飢幹  
以闕食六月領兵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張  
令徽劉舜仁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  
涉河犯燕京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奔燕者貫自京師  
移文王安中詹度郭藥師切責之已而王安中命郭藥  
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嶺殺傷過半從軍之家

悉為常勝軍所得招奚渤海漢軍五千餘人宣撫使奏古爾班師衆來侵八月十五日大戰峰山生擒偽阿魯太師獲耶律德光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王黼于是有受賀奏告之議矣 宣和錄曰太傅王黼等表賀宣撫司奏奚賊四軍古爾班率衆出犯景蓊大兵討伐八月十五日於峯山遇王師大捷斬獲千級生擒偽阿魯太師俘執數千人十七日追至盧龍嶺招納二萬餘衆獲耶律德光偽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數十輜重器甲牛



馬生口不可勝計及進兵撫諭招燕州令服從金國託  
九月六日乙巳御明堂集英殿大宴御手親製宮花幘  
頭賜太傅王黼 知河間府蔡靖同知燕山府與詹度兩

易其地 先是六月中御筆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

藥師同知藥師以節鉞欲居詹度之上度稱御筆所書  
有序不易藥師不從兼常勝軍橫甚藥師右之度不能  
制屢聞朝廷恐交惡日深故有是命韓里雅布攻破平州  
來索張覺下軍中縊之函其首與之 亡遼錄曰二太

子攻破平州知張覺為郭藥師所獲藏常勝軍中差人  
移文索取即具申稟朝廷累奉道君皇帝詔不令發遣  
安中與藥師再三論奏若不與則無以塞責不得已而  
縊殺之以水銀漬其首函送平州二太子復遣使索燕  
人之歸者宣撫司初荅以下郡邑浩瀚莫知所往已指  
揮根括發遣終歲之間使者四至而意在探軍數多寡  
倉庫虛實密賈文字到燕中招諭遼國文武官若復歸  
金國者於舊上超官轉三資格任用中亦有不得赴

朝廷換官窮困者時趙公岩趙公倫趙企望越境逃走  
去北征紀實曰張覺者燕地之豪傑也數領營平二州  
方天祚竄陰山國亂無主人生向背覺取天祚像掛之  
聽事呼二州父老喻之曰金人吾讎也豈可從又指其  
像曰此非乃主乎安可背當朝相約以死焉必不得已  
歸中國未晚燕人尚義故皆從之然覺間遣人通中國  
二帥遽奏以捷隨克平燕山牌來亦曰收復營平二州  
其後金人入燕而覺使不至又止大率如此金人入燕

山覺不得已亦遣人詣降金人亦封爵之其後金主病率軍西北出居庸關往鴛鴦泊白水泊將經營天祚其輜重則盡由東北出松亭關歸國其道由營平其金人所擄職官富戶皆哀訴覺為之主覺因乘間誘擒遼人之大臣如左企弓輩數人以國亂不能輔佐又不死反從仇賊等罪且劫徙燕人皆殺之曉示燕人一行但留馬外盡放令復業各歸其所至于儀物盡毀去玉帛皆有之金人無一得脫者然金主適死其喪未歸故未能

治也。覺既與金人結釁，乃謀復降中國。因亟遣遼人之大臣名李石者來，既至燕山，見安中，為遣造詣闕下，因

密奏丐免之。

李石者，後乃李汝弼也。以待制奉朝請其人，頗黠，實有議論。後金人既寒盟，獨李汝

弼甚有惧色，曰：「朝廷須着意關防，須得金人其術定。是一面舉兵，一面和議，使我失措如是者，三四悉終滅。」

遼矣。時將相皆已惘然，不能詢訪也。

時往返締密外廷，罕知其詳。然識者

已深為之懼矣。獨趙良嗣者，抗章論列國家新與女真盟况，女真方強，不可失其懼，乞斬李石，以狗上大怒。而蒲既專以計議，自為功，故指良嗣以為二帥之黨，意欲

壞成約也故良嗣陰亦得罪初結約甚固密及中國見  
金人之不顧也謂果不能治上每曰金人必不能立國  
矣故結約事寢張覺既得中國助遠中其所欲俄復遣  
李石同其弟來我乃以平州為泰寧軍封覺節度使遣  
人以泰寧軍牌及勅書及覺之誥命誥書與之覺大喜  
乃提親兵遠出拜迎不虞金人皆謀知之忽舉大兵徑  
以掩覺覺不克入平州因來奔燕山而我之勅書誥命  
皆為金人所得始覺之母妻家屬皆寓營州及金人破

營州先得其母妻等而覺之弟初遂覺走燕山也纔一夕聞已得其母遂急奔金人然懷中所攜上御筆金花牋手詔賜覺者用是又為金人所得故其後執以藉口者此爾金人圍平州日久攻擊平州因奉覺之從弟及姪以守我但悚視而莫敢救也金人又移檄曰中國既盟矣我來討叛臣當餉我糧又不得已因運以給之平州既不降幹里雅布者以十萬大兵時攻時守踰半年率我餽餉平州食盡但遺數千人因潰圍而走終不降金

人金人既得平營灤三州始來索覺曰我討叛臣城破  
今不見走在南朝當還我朝廷命安中諱之其索既急又  
命斬一人似覺者是時大兵尚駐未散俄又索云此非  
覺也實係某人覺自藏於王宣撫甲仗庫若不與我則  
舉兵自取之中國情既得且懼乃議斬覺矣密旨既下  
安中安中數其過逼之行刑覺語殊不遜而死因傳首  
金人燕之降將與常勝軍上下皆為之泣藥師顯語人  
曰若來要藥師且柰何遼東有顯州者遼之郡名也去



金人上京所謂安扎川頗近金人初欲從國籍燕地所得臣民儀物立都於顯州而已初未嘗有意窺中原及覺邀其輜重儀物且得中原與覺詔誥等始怨謂違盟因生其大志即揚言曰中國與大遼誓好久一旦滅之我如何哉今設盟纔罷誘張覺毀我儀物等使我立國不得要當取中國法物儀仗來立我國爾時用事者無不脩知而莫之慮可痛心云 汪藻謀夏錄曰張覺走至燕山匿姓名隱于郭藥師軍中金人以諜疏我之罪

而取之朝廷不得已命王安中措置方議行刑覺出言大不遜遂逼斬之函覺首以送自此張令徽亦切齒朝廷而常勝軍亦解體矣

十月六日乙酉尚書省言耶律延禧偽尊號天祚內外文字不合稱呼奉聖旨令禁止

十一月十八日丁卯檢校少保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路安撫使知燕山府王安中授檢校少傅起復檢校少保太尉武信軍節度使充上清寶錄宮使兼神

卷十八  
霄玉清萬壽宮副使直睿思殿充河北河東路燕山府  
宣撫使譚真起復檢校少傅檢校太傅集慶軍節度使  
同知燕山府郭藥師授太尉

十二月三日壬午御筆趙良嗣特與支節度使俸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

起宣和六年正月六日乙卯盡十二月十七日庚申

宣和六年正月六日乙卯金人訃書至報其國主殂為輟朝五日宣和錄曰皇帝為大金主卒於內東門別次

成服 金人遣國信大使奚人富謨古副使漢人李簡  
來 芴齊自叙曰謝登寶位使來阿固達自燕歸國死于  
半塗烏奇邁嗣立故遣使來謝 差張璩充大使馬擴  
充副使至燕山又進至薊州接見大使富謨古副使李  
簡謀夏錄曰阿固達死烏奇邁嗣立朝廷遣使弔祭故  
復遣使也 河間府詹度得蕭幹首獻於朝 先是蕭  
幹敗於峰山其軍皆失其家歸怨於幹其部卒白得哥  
殺之傳首河間府詹度上之於朝

十四日癸亥獲耶律氏寶檢金印及得古爾班首奏告  
宗廟社稷御紫宸殿受賀詔曰屬者遼政暴荒天用勦  
絕其國朕誕膺帝命克紹先猷取亂侮亡恢復疆土施  
大澤於燕雲之人來歸如水就下沛然莫之能禦獨偽  
四軍大王古爾班悖衆逆命前年首犯王師于蘆溝繼  
復旅拒燕城旋命偏師攻于廣陽之北敢干天之紀擅  
即僞位號神聖皇帝改年天嗣襲遼正統去年輒率其  
旅若林出寇景薊痛毒醜類矯誣神人罪不容誅爰飭

六師大敗於峯山隻輪不返甲辰傳首京師惟予克相上帝以遏亂畧皇天助順宗社垂休有此駿功朕敢

專享

一云豈朕之武

可擇日遣官奏告宗廟社稷御紫宸殿受

賀古爾班首級依典禮送太社庫故茲告示想宜知悉二十九日戊寅大金賀正旦使盧州管内觀察使都貝勒高居慶副使大中大夫守大理寺卿楊並朝於紫宸殿馬擴至燕山與王安中論燕事芡齋自叙曰僕至燕山與王安中論燕中事是時以授常勝軍田約來

年夏戒罷請受僕因言燕地新邊必知所以治之序首當繕籬落次招撫歸民又次當置弓箭手最後授常勝軍田也至如罷常勝軍請受尤宜款緩待其闢田就緒乃可罷也僕初入燕諸路正兵有十五餘萬童宣撫帶還外尚有八九萬人選三萬備戰餘尚五六萬除諸處占破外可以入役者三萬人離而為四又於諸處顧募萬人每城得二萬餘人齊舉貼築薊景檀順四州每州計僱工不過五萬緡更以五萬緡充犒設通用四十萬



緡一月可以就緒邊固則土疆可守人心自然安處易於綏撫此繕籬落乃為最也燕地自女真人闕軍民士庶往往逃窟山谷間宜招誘寬郵使之歸業此招撫歸民為次也燕中自罹兵火田地荒曠招置弓箭手如陝西新邊法許諸色有武勇少壯人投充每戶給田二頃五十畝官給耕牛戰馬種子分官統隸不唯荒田得耕兼藉兵威守邊壓服新附人心此置弓箭手又其次也常勝軍見諸錢糧亦不宜遽罷使無所戀將契丹自來特留放牧牛

馬閒田分授與常勝軍依倣弓箭手法官給耕牛種子  
俟三兩歲耕墾有成漸次減罷請受則無侵奪民田之  
患外有開懇之功候塞外寧息議減戍兵此治燕至要  
也安中云今已授常勝軍田見患侵奪民土又天荒曠  
土皆為所占無復措畫如公所論何如之妙惜乎後時  
也

三月譚稹奏置義勝軍

譚稹初至燕山聞勝軍恣橫

藥師輩不為約束稹慮生事奏朝廷乞於河東軍別創

一軍分作權勢如雲朔之人以五萬為率屯於州縣要徑處號為義勝軍令李嗣本耿守忠為帥欲俾常勝軍有所畏懼朝廷從之既而嗣本守忠選歸朝人中少壯籍其姓名其月糧夜賜倍於他軍後常勝軍知其請給豐厚往往潛來投附郭藥師等猶懼其亡皆再涅其面常勝軍大怨人人思亂矣

閏三月庚辰大傅王黼奏所俘王檢偽寶乞宣付秘書省太傅王黼奏耶律氏自按巴堅盜據北土因五季之

微以強聞天下藝祖志在恢復而日不暇給累聖紹休  
專以柔馭至慶厯中遂至逞已之威妄以關南縣邑為  
請至有輕視中原之心仁宗皇帝為特添歲幣乃至要  
盟別立要約使軍車旁午來易誓文至詞盡理窮方少  
聽命誓書所著必欲本朝具言別納金繒之儀用代賦  
與之數是時中國威靈可謂屈矣仰惟陛下天錫智勇師  
不踰時兵不血刃盡復燕雲境土如指諸掌古爾班傳  
首之後既得石晉所上玉檢又獲其偽寶今者疆圉之

臣復以慶曆誓書來上垂宗廟之休快祖宗之憤伏望  
宣付秘省許率百僚拜表稱賀所有慶曆誓書國書乞  
藏之寶文閣以示無窮從之

四月幹里雅布遣使來宣撫司求所許借糧 是時二太  
子來討張覺自軍前遣使來宣撫司所許借者粟二十  
萬斛稔曰二十萬斛糧豈易致耶兼自宣司未嘗有片  
紙隻字許糧之文來人云去年四月間南使趙直閣已  
許矣稔曰趙良嗣口許豈足憑終不之允遂遣使回

二十一日戊申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司知燕山府  
王安中奏府西香山寺在府天寧壽觀昊天延壽寺甘  
露降奉聖旨許拜表稱賀

五月二十七日癸卯金國大使辰州管內都貝勒富謨  
古副使州防禦使李簡到國門差黃潛善王宗漑充館  
伴馬擴充送伴前去宣撫司 弟齋自叙曰僕既受命

復太原見童貫問僕燕中事宜僕以常勝軍授田利  
害荅王安中治燕次序之語一一白之童驚因云吾竊

慮常勝軍將來為患欲與削了如何僕答如某至愚亦知常勝軍他日必為患然而自今女真顧慮未敢輒肆舉兵者蓋忌此項軍也若遽削之不唯金人窺覘兼此軍即便起變是自引惹莫若因而用之貫云其術安在僕答曰今藥師之衆止是三萬餘人多是馬軍武勇太師誠能於陝西河東河北三路選摘精銳馬步十萬人分為三部擇有智勇器識可及藥師者三分統之一駐于燕山與藥師對營相制一駐于廣信軍或中山府一

駐于雄州或河間府犬牙相臨使藥師之衆進有所托退有所忌則金人雖有他意豈易敢前貫云甚好但十萬人不易那備我當別有措畫貫云國家挫威皆自延慶之遁當時再起种師道提許多西兵舉事却不至如此誤國家大事每竊歎恨後乃置四總管罷王安石而用蔡靖也

八月金人復取蔚州殺守臣陳翊及陷飛狐零邱二縣先是金人逐天祚入夾山遂陷雲中府所有管内州郡



皆來拜降及移軍燕山而朔州節度使韓正應州節度使蘇京蔚州土豪陳翊等爭叛金人納土歸大宋後尼堪幹里雅布分遣軍馬逐去蘇京孫團練取蔚州殺陳翊復取上件州郡又陷飛狐靈邱兩縣絕交割山後之意又以牒來責我招納叛人張覺拘收戶口職官及不付所許糧二十萬朝廷知其非遂議罷譚稹矣

九月癸丑譚稹落太尉罷宣撫使貶順昌軍節度副使太師徐豫國公致仕童貫落致仕領樞密院事河北燕

山府路宣撫使先是譚稹至山西與童貫議論不合喜  
事邊幅怯懦無謀金人既以張覺怨朝廷稹復用人乖  
刺且所許二十萬斛糧米不以給之金人愈怒欲棄盟  
入攻童貫落致仕復拜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如太原  
貶稹順昌軍節度副使 北征紀實曰譚稹者亦巨璫  
也初無異能但梁師成黨貫致仕故師成黼引稹以為  
河東宣撫副使實代貫事俾交割山後雲中府其地則  
朔武應蔚諸州者直我河東路與代州對境皆多要害

金人實不與我浮沈其辭加我使人二三昧利求寵使  
朝廷日夜益生希覬然不與我也及稔出師至太原經  
營山後會是時金主阿固達死于白水泊以喪歸國其  
守國之弟烏奇邁立俄尼堪亦暫歸其國初立未暇撫  
治山後故朔應蔚三州守臣皆通我我又招降之降日  
朔寧軍遣河東將李嗣本以兵戍焉又運芻糧玉帛以  
餉之事曾未訖是冬尼堪已歸雲中因來治此于是三州  
率反以歸金人金人亦以兵至嗣本大敗狼狽僅脫朔

應蔚乃復歸金人種但坐視束手徒搜珍異珠玉以自  
入久之事不成怯弱退敗尤玷中國威靈上悵然不樂  
而二師復得入言罷種歸後廼以太原張孝純為宣撫  
副使馬政和間有北伐之議上遣內侍譚種銜命河東  
河東諸帥訪其用兵可否真定府安撫使洪中孚答種  
以為不可種遽奏以老耄罷之行下中孚令具的實利  
害中孚遂具奏曰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真定府路宣  
撫使臣洪中孚今月十二日准御筆以臣議論收復燕

雲故疆與諸帥臣異同仰具的確利害聞奏臣恭依聖訓條具如後一臣前奏政和三十年可大舉者正以朝廷歲賜幾百年皆積燕山暨山前後州糧糗頗豐編氓富盛庶幾有玉帛糧草人民可因獲其土地之實而謀臣不於此時建策今日徒餘空城機會已失不可復舉諸路帥臣皆不知兵情而執燕雲不根之語云我本漢人陷于塗炭朝廷不加拯救無路自歸何啻大旱之望雲霓若興弔民偏師不獨簞食壺漿當以香花樓子界

首迎接也臣久歷邊鄙知敵情此乃游手之人不能自  
存者覬覦南歸竊其爵祿實非大姓之言臣契勘維持  
契丹者自公卿翰苑州縣等官無非漢兒學誦書識字者  
必取富貴豈不知國家英俊如林若南歸其權貴要途  
燕雲數州學究安能一一遽用此士人無歸意也餽粥  
粗給者已連姻戚里而劉六符相遼疾且篤耶律洪基  
臨問遺言燕雲實大遼根本之地願深結民心無使萌  
南思也洪基乃詰其深結之道六符對以省徭役薄賦

歛洪基深嘉納之遂減賦稅三分之一兩地供輸者皆  
知之以人情揆之豈肯捨姻婭而就重歛哉此大姓無  
南歸意也其香花樓子之語果可憑乎一積委不厚兵  
家所忌稽考朔却河東糧草若用武不免添屯租給半  
年如下山後諸州年前傾朝廷帑藏不足以支一歲第  
不知獻謀者以何策贍其後一承平日久而兵驕將惰  
動輒糜潰而欲以已無紀律驕兵伐人之國何異緣木  
求魚萬舉萬敗其理必然徒自取辱國喪師而貽患於

將來也一權貴以侈麗自矜而賤節義海宇匱乏小雅  
盡廢四維不張方且虞人乘我何暇謀人臣未見其可  
也伏望聖慈早回天心特降睿旨內修文德外謹邊陲  
思患預防以備不虞切勿輕忽以取不可測之禍重念  
祖宗積累二百年太平之基以宗廟為念福庇黔黎萬  
民幸甚臣蒙國厚恩雖粉骨碎身未足報稱苟有聞見  
豈敢貪默以避黜責迎合權臣上罔陛下為苟容計以  
危社稷若謀臣必欲收復燕雲故疆臣雖萬死不敢恭



奉詔旨伏望陛下誅臣以謝謀臣專委經營收復庶幾  
他日誅誤國者以謝天下而不得幸免也臣暗昧不燭  
事機愚忠所激義不顧身語言抵逆上黷天威甘殛斧  
鑕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謹奏 北征紀錄曰政和之  
間臣僚贊北伐者自薛嗣昌始倡成其事自侯益始又  
上嘗遣巨璫譚稹銜命河北河東諸帥訪其用兵可否  
當是時侍從之臣往往能守正或以是被罷守正者如  
韓粹彥者是也上怒張杲拒董才事誤

董才後賜  
姓名趙詡得罪

改命粹彥守中山而粹彥當陞辭對上曰國家之事奄  
有四海安用是一彈丸土上亦不之罪被罷者若洪中  
孚張翥之徒是也中孚答稹以為不可又以故時內臣  
禮待之蔑視稹遽以老耄罷張翥為保州通判以為遼  
人之勢雖數為女真所挫然上下未叛其國尚立保州  
極邊皆備詳之但邊帥往往迎合探報不實多裝點事  
端以誤聞聽遂得罪自餘亦罕有唱和者獨嗣昌累帥  
太原河朔于謀人之辭往往潤色以希禁密意每陞對

論北事輒請興師多至涕泣以刑部尚書因上殿劄子  
指定刑名遂被黜北師未興時已先死然嗣昌每事猶  
關白宰相其後侯益者一切出童貫之門但入奏內侍  
省造端之罪莫甚于此

十八日壬戌大赦天下 門下禁暴者以不殺為武本  
仁義以行師域民者以博愛為公兼威懷而示德朕紹  
承丕緒統御庶邦誕保愛民昭上帝溥將之命克篤前  
烈恢前人燕翼之謀興念燕雲久阻聲教故家望族盡

為俘纍之臣廣谷大川阻隸職方之籍初侵邊境漸入  
封圻方藝祖肇基實軫念民之慮逮神考嗣服深惟復  
古之圖欲成繼伐之勲必大因時之利蠢茲裔土輒背  
世盟既種落之內訌復神人之切憤惟春秋以王者大  
一統方隆廣覆之恩而要荒知中國有聖人咸起來蘇  
之望整我師旅徹被土疆寒律收威見天心之助順壺  
獎載道知人意之樂從來閔再期悉平兩路崗巒靡迤  
東踰碣石之封亭障蹇翔西軼榆溪之阻分州畫堊興

教厚民拯百年塗炭之餘咸躋壽域還五政衣冠之舊復  
睹華封一新象緯之清明丕變羣情之闡澤自今以始  
永綏夷夏之寧與物為春均霈遐邇之澤可大赦天下  
於戲兼弱攻昧闢土宇以昭章發政施仁浹海隅而丕  
冒咨爾有衆咸體朕懷

九月十八日壬辰秘書省秘書郎賀允中充大金皇帝  
賀正旦國信使

二十七日庚午禮部員外郎王昂充接待大金國賀正

旦人使

十一月三日丙子太傅楚國公王黼致仕仍舊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御筆王黼陳乞致仕其應恩人數從朝謁禮數等一切並依蔡京例施行仍給節度使俸童貫遣保州廉訪使者馬擴兵州觀察使辛興宗入雲中見尼堪共議交割雲中事 芾齋自叙曰僕將行童貫呼李宗振辛興宗企宗永孫渥姚友仲杜常蘭整洎僕十數人環列以金杯酌酒第飲貫曰山前任帥非材已生弊病

今割得山後擇帥非細事爾等各舉所知宗振等自陝西六路河東北諸路武臣遍稱舉之貫皆搔首云此太平地分可作邊帥也後新邊須得一文武兼通智勇公廉識諸國人情者然後可用非吾馬宣事不可也如公鎮守雲中用幾何軍馬僕曰當用三萬人貫曰國家闕乏尚可損否僕曰至微非萬人不可若雲中屯萬人則萬人分諸處已少矣貫曰二萬人則可辦每歲當以三百萬緡資軍凡有辟人材當一一依從如此幾年可以

成就僕曰一年則費力二年即省力三年即得力矣  
三十日癸卯馬擴至雲中烏舍不見而回 茆齋自叙  
曰月末抵雲中是時尼堪歸國謀南侵留烏舍權元帥  
遣人來令使人參拜僕辨論久之烏舍使高慶裔來云  
二觀察既不肯拜不敢固必亦不敢相見山後土地切  
緣相國暫歸此中不敢專擅兼貴朝收了燕山逃去職  
官誓書所在各不得收納叛亡貴朝已先失約山後地  
土雖係所許難以便行交割僕答職官富民逃歸乃張



覺之罪本朝已斬覺首函送職官富民見今搜刷遣回  
即非納收叛亡如貴朝言定山後更別無經畧及至先  
交了蔚州却縱兵馬取奪本朝不敢占護恐致紛爭朝  
廷已責譚稹再委童太師此望相照早得交割了當使  
兩界生靈安堵今若輕信羣下之言則兩朝和好大事  
何時是了慶喬曰前日人言蔚州有賊兵本朝已發軍  
馬去剪除却得貴朝宣撫司文牒遂且放縱教歸今來  
山後地土已是許了到頭翻悔不及只是貴朝敦篤誓

好無相惱觸女真家純實必無相誤處前來累有文回  
去將職官戶民早發過來便是交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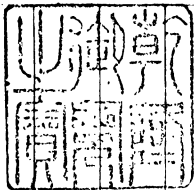
十二月馬擴自雲中還至太原府

茆齋自叙曰十二月上旬還到太原府童貫詢境上所  
見對以金人編埒漢兒鄉兵增戍飛狐靈邱每以張覺  
為言邀索所失官戶觀其舉措甚有藏畜願太師速營  
邊脩移陝右兵助郭藥師以防金人不測入寇不可忽  
也貫云他國內人心未附豈敢如此當親到燕山措置

常勝軍及制置河北諸帥兵便他敢來時亦不失事

十七日庚申盧益子久館伴大金國賀正旦人使令先

次上殿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

二十一  
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

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

臣

楊世綸

騰錄監生

臣

沈

智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

起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壬辰盡其日

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壬辰詔差奉議郎尚書司封員外郎許亢宗充賀大金皇帝登寶位國信使武義大夫廣南西路廉訪使者童緒副之 管押禮物官鍾邦直

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曰金人既滅契丹遂與我為敵國依契丹舊例以講和好每歲遣使除正旦生辰兩番永為常例外非常慶弔別論也甲辰年阿固達忽殂謝其弟烏奇邁嗣位差許亢宗充奉使賀登位並關取奉使契丹條例案牘參詳增減遵守以行兼行人所須皆在京諸司百局應辦纖悉備具無一闕者盡祖宗舊制也隨行三節人或自朝廷差或由本所辟除副外計八十人都轄一醫一隨行指使一譚語指使二禮物祇應

二引接祇應三書表司二習馭直二職員二小底二親  
屬二龍衛虞侯六宣撫司十將一察視二節級二翰林  
二儀鸞司一太官局二駝務二槽頭一教駿三駿苑作  
匠一鞍轡庫子虎翼兵士五宣武兵士三十冗杖則有  
雜載車三雜載駝十粗細馬十二禮物則有御馬三塗  
金銀作鞍轡副之象牙玳瑁鞭各一塗金平級八角銀  
酒斛二隻蓋杓全塗金平級八角銀瓶十隻蓋全塗金  
大渾金香獅三隻座全着色綉衣三襲果子十小籠蜜

煎十甕子茶三斤於乙巳年春正月戊戌陞辭翼日發行至當年秋八月甲辰回程到關其行程本朝界內一千一百五十里二十二程更不詳叙今起自白溝契丹舊界止于金庭瑪哩巴納三千一百二十里計三十九程第二程至涿州古郡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即此地昔為契丹南寨邊城樓壁僅存及郭藥師舉城內屬不經兵火人物富貴井邑繁庶近城有涿河朝李河合范河東流入海故謂之范陽第三程至良鄉縣地隸



燕山府經兵火之後屋舍居民靡有子遺帥臣復加修築樓壁煥然一新漸次歸業者數十家離縣三十里過蘆溝河水極湍激燕人每候水淺深置小橋以渡歲以為常近年都水監輒于此壘兩岸造浮梁建龍祠官舍彷彿如黎陽三山制度以快耳目今覩費錢無慮數百萬緡第四程至燕山府乃冀州之地舜以冀州南北廣遠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取其陰幽肅殺之義杜牧言之畧矣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中

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有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賂北主建為南京析津府壬寅年冬金人之師過居庸關契丹棄城而遁金人以朝廷嘗遣使海上約許增歲幣癸卯年春歸我版圖更名府曰燕山軍額曰永清城周圍二十七里樓壁共四十尺樓計九百一十座地塹三重城開八門已遷徙者尋皆歸業戶口安堵人物繁庶大康曠陌皆有條理州宅用契丹舊內壯麗夔絕地北有互市陸海百貨萃于其中僧居佛宇冠于北方

錦綉組綺精絕天下膏腴蔬蓀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而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藝民尚氣節秀者則力學讀書次則習騎射耐勞苦未割弁以前其中人與契丹鬪勝負不相當城後遠望數十里間燕然一帶回環繚繞形勢雄傑真用武之國司明四鎮皆不及也第五程至潞縣是歲燕山大饑父母食其子至有病死屍挿紙標於市人售之以為食錢糧金帛率以供常勝軍帥之牙兵皆骨立而戍兵饑死

者皆十七八上下相蒙上弗聞之宣撫使王安中方獻  
羨餘四十萬緡為自安計後奉朝廷令度支漕太倉粳  
米五十萬石自京沿大河由保信沙塘入潞河以瞻燕  
軍四程至此已見舳艫銜尾艤萬艘于水路河在縣東  
半里許曹搯征烏桓蹋頓袁尚等鑿渠自潞沱由派水  
入潞河以護轉輸即此地第七程至薊州第八程至玉  
田縣縣之東北去景州一百二十里自甲辰年金人及  
奚人直入城俘掠每邊人告急宣撫使王安中則戒之曰

莫生事四月之內凡三來盡屠軍兵一火而去安中即  
創新築此城改為涇州第十程至金界清州出城東行  
十里至金人所立新地界並無溝塹惟以兩小津堠高  
三尺許其兩界外東西間約一里內兩界人戶不得耕  
種行人並依奉使契丹條例所至州縣備車馬護送至  
界首前期具國信使副職位姓名闊牒金界備車馬人  
夫以待金人亦如期差接伴使副于界首伺候兩界各  
有幕次行人先令引接賣國信使副門狀過彼彼亦令

人引接以接伴使副門狀回示仍請過界于例三請方  
上馬各于兩界心對馬立引接互呈門狀各舉鞭虛揖  
如儀以次行馬四十里至清州會食各相勞問州原是  
石城縣金人新改是名以兵火之後居民百餘家是晚  
酒五行進飯飯用粟抄以匕別置粥一盂抄以小杓與  
飯同下好研芥子和醋拌肉食心五臟瀹羹芼以韭菜  
辛辣不甚可口而彼中酷嗜之器無陶埴惟以木剝為  
盂椀髹之以漆以貯食物自此以東西遇館頓或過宿

程其供應人並于所至處旋于居民漢兒內選衣服鮮明者為之每遇迎送我使則自彼國給銀牌入而行又館于州宅古屋十數楹庭有大木數十株枯腐蔽野滿目淒涼使人有弔古悼亡之悲州之北六七里間有大山數十其來甚遠高下皆石不產草木峙立州後若營衛然恐州以此得名而前人謂地當營室故名曰營第十四程至閩州離州東行六十里至榆關並無保障但存遺址有居民三數家登高四望東自碣石西徹五臺

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巒複嶂中有五關居庸可以行大車通轉餉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外有十八小路盡兔徑鳥道止能通人不可行馬山之南地則五穀百果良材美木無所不有出關來才數十里則山童水濁皆瘠鹵彌望黃茅白草莫知亘極豈天設此限南北也外蕃自古為患則多雲中鴈門未嘗有自漁陽上谷而至者昔自石晉割弃契丹以此控制我朝第以社稷威靈祖宗功德保守信誓而契丹



無得以肆其毒爾前此經營邊事與金人歲幣加契丹之倍以買幽薊五州之地而平灤營三州不預其數是五關我得其三而金人得其二也愚以為天下視燕為北門失幽薊五州之地則天下常不安幽燕視五關為喉襟無五關則幽燕不可守五關雖得其三縱藥師不叛而邊患亦終無寧歲也比來言者論列當時主議大臣有云以營平檀灤要害控扼之地捐之金人彼得其強我得其弱蓋指此也出榆關以東山川風物與中國

殊異所謂州者當契丹全盛時但土城存居民數千百家及官舍三數椽不及中朝一大縣強名為州經兵火之後愈更蕭然自茲以東類皆如此第十六程至習州過州東門外十數步即古長城所築遺址宛然第二十程至錦州自出榆關東行路平如掌至此微有登陟經由十三山下歐陽文忠叙胡嶠所說十三山即此第二十二程至顯州出榆關以東行南瀕海而北限大山盡皆載石不毛至此山忽峭拔摩空蒼翠萬仞全類江左

乃醫巫閭山也成周之時幽州以醫巫閭作鎮其遠如此契丹原欲葬于此山離州七里別建乾州以奉陵寢今盡為金人毀廢第二十四程至梁魚務有河名曰遼河南北千餘里東西二百里地如此遼河居其中隋唐征高麗路經由此第二十五程至摩綽貝勒寨摩綽小名貝勒漢語為官人第二十七程至興州自過遼河以東即古之遼東地金人方戰爭之際首得遼東五十一州之地乃契丹按巴堅破渤海國建為東京路也第二

十八程至咸州未至州一里許有幕屋數間供帳畧備  
州守出迎禮儀如制就坐樂作有腰鼓蘆管笛琵琶方  
響箏笙纂篥篪大鼓拍板曲調與中朝一同但腰鼓下  
手太濶聲遂下而管瑟聲高韻多不合每拍聲後繼一  
小聲舞者六七十人但如常服出手袖外回旋曲折莫  
知起止甚覺可觀也酒五行樂作迎歸館老幼夾觀填  
溢道路次日早有中使撫問別一使賜酒果又一使賜  
宴赴州宅就坐樂作酒九行果子唯松子等類彼中飲

酒食肉不隨盞下俟酒畢隨粥飯一發致前鋪滿几案地少羊唯猪鹿兔鴈饅頭炊餅白熟湯餅之類最重油煮麵食以蜜塗拌名曰茶食非厚意不設以極肥猪肉或脂闊切大片一小盤子虛裝架起間插青葱三數莖名曰肉盤子非大宴不設人各携歸舍金人每賜行人宴必以貴臣押伴貴臣以酒輒大言詫金人之強控弦百萬無敵于天下使長應之曰宋有天下二百年幅員三萬里勁兵數百萬豈為弱耶某銜命遠來賀大金皇

帝登寶位而大金皇帝止令太尉來伴行人酒食何嘗  
令大言以相罔也辭色俱厲金人壯之不復措一辭又  
賜宴畢例有謝表有曰祇造鄰邦中使讀之曰使人輕  
我大金國語云蠻貊之邦表辭不當用邦字請重換方  
肯持去使長正色而言曰書謂協和萬邦克勤于邦詩  
謂周雖舊邦論語謂至於他邦問人于他邦善人為邦  
一言興邦此皆邦字而中使何獨至誦此一句以相問  
也表不可換須到闕下當與大金皇帝理會中使無言

金人無以荅使長許亢宗饒之樂平人以太被選為人  
醞藉似不能言者臨事敢發如此金人頗壯之第二十  
九程至同州州地平壤居民所在聚落耕種殆遍地宜  
稼黍乃金人破契丹國于所至處遷其民于此歲久安  
居東望大山金人云此新羅山山內深遠無路可行其  
間出人參白附深處與高麗接界第三十二程至黃龍  
府契丹按巴堅初攻渤海射黃龍于此地即建為府是  
日州守迎迓如儀有使撫問賜果酒賜宴于威州制第

三十三程至托蘓貝勒寨寨為契丹東寨當契丹強盛之時擄獲異國人則遷徙於此雜處南有渤海北有鐵離吐渾東南有高麗靺鞨有金國室韋北有烏舍西北有契丹回紇党項西南有奚故此地雜諸國風俗凡聚會處諸國人語言不能相通曉則各為漢語以證方能辨是知彼固被服先王之禮義而應對亦以華言為證也第三十五程至呼勒希貝勒寨寨枕混同江濱其源來自廣漠之北遠不可究自此有南流五百里接高麗



鴨綠江入海江面濶可半里許寨前高岸有柳數十株  
設行人幕轡于下金人太師李靖居于是第三十六程  
至矩古貝勒寨自北而南莫知遠近界隔甚明乃契丹  
昔與金人兩國古界也界八十里直至拉林河行終日  
之內山無一寸木地不產泉人携水以行豈天以此限  
兩國而豪強互相吞噬乎矩古寨自北以東數處原隰  
間盡金家人更無他部無市井賣買不用錢惟以物相  
貿易第三十九程至館行三十里烏舍郎君宅接伴使

副具狀詞館伴使副于此相見如接伴禮金人每差接伴館伴送伴客省使必于女真渤海契丹內人物俊偉詳緩解漢語者為之副使則選漢兒讀書者為之復有中使撫問賜酒果賜宴並如常儀畢又行三十里至館館唯茅舍三十餘間牆壁全密堂室如巒幕寢榻皆土牀鋪厚氈褥及錦綉貂鼠皮大枕頭等以女真兵數十人佩刀執弓矢守護甚嚴去金庭尚十里餘次日賜酒果至晚閣門使躬來說議約翌日赴金庭朝見次日館

伴副同行馬可六七里一望平原曠野間有民居數十  
百家星羅碁布望衡對宇甚有倫次更無城郭里巷率  
皆背陰向陽便于牧放自在散居又一二里命撒傘云  
近闕復北行百餘步有阜宿圍繞三四頃北高丈餘云  
皇城也至宿圍門就龍臺下馬下行入宿圍西設羶  
帳四座各歸帳歇定客省使副使相見就坐酒三行少  
頃聞鞞鼓聲入歌引三奏樂作各門使祗班引入即捧  
國書自山棚東入陳禮物于庭下傳進如儀贊通拜舞

拊蹈訖使副上殿女真首領數十人班于西廂以次拜  
訖貴近者各百餘人上殿以次就座餘並退其山棚左  
曰桃源洞右曰紫極洞中作大牌題曰翠微宮高五七  
丈以五色綵間結山石及仙佛龍像之形雜以松栢枝  
以數人能為禽鳴者吟叫山內木建殿七間甚壯未結  
蓋以瓦仰鋪及泥補之以木為鴟吻及屋脊用墨下鋪  
帷幕榜額曰乾元殿堦高四尺許堦土壇方濶數丈名  
曰龍墀兩廂旋結架小葦屋幕以青幕以座三節人殿

內以女真兵數十人分兩壁立各持長柄小骨朵以為儀衛日役數千人興築已架屋數千百間未就規模亦甚偉也金主所坐若今之講坐者施重裊頭裹皂頭巾帶後垂若今之進賢冠者玉束帶貌甚偉薄髯可三十七八許人前施朱漆銀裝鍍金几案果楪以玉酒器以金食器以玳瑁匙筋以象牙齒遇食時數隸人擡舁十數鼎鑊至前雜手旋切割鬪釘以進名曰御厨宴所食物與前敘畧同但差精細而味和耳食餘頒以散三節人樂

如前所敘但人數多至二百人云乃舊契丹教坊四部也每樂作必以十數人高歌以齊管色聲出衆樂之表此為異爾酒五行食畢各賜襲袍帶使副以金餘人以

銀謝畢歸館次日有中使賜酒果復賜餼

賜餼以絹帛充于使副百

餘足餘人十餘匹

次日詣金庭赴花宴並如儀酒三行則樂作

鳴鈺擊鼓百戲出場有大旗獅豹刀牌牙鼓踏曉踏索上竿斗跳丸弄撾簸築旗球角抵鬪雞雜劇等服色鮮明頗類中朝又有五六婦人塗丹粉艷衣立于百戲後

各持兩鏡高下其手鏡光閃爍如祠廟所畫雷母此為  
異爾酒五行各起就帳戴色絹花各二十餘枚謝罷復  
坐酒三行歸館次日又有中使賜果酒復有貴臣就賜  
無伴射于宮內庭下設棊樂作酒三行伴射貴臣館伴  
使副國信副離席就三矢弓弩從便用勝負各有差就  
賜襲衣鞍馬是日金人名王貴臣多微服隱稠人中以  
觀射次日朝辭如見時酒食畢就殿上請國書捧下殿  
賜使副襲衣物帛鞍馬三節人雜物帛各有差拜辭歸

館鋪掛綵燈百十餘為芙蓉鵝雁之形蠟炬十數雜以管絃為堂上樂館伴使副過位召國信使副為惜別之會名曰換衣燈宴酒三行各出衣服三數件或幣帛交遺常相聚惟勸酒食不敢多言至此夜語笑甚款不記巡以醉為度皆舊例也次日回程起發至烏舍郎君宅館伴使副展狀辭送使副于此相見如儀有中使撫問賜酒果如來時至信州灤州同此回程在路更不再敘至青州將出界送伴使副夜具酒食亦為惜別之會亦



出衣服三數件或幣帛交遺情意甚懇次早發行至界  
有幕次下馬而望我界旗幟甲馬車輿轡幕以待人皆  
有喜色少停樂作酒三行上馬復同送伴使副過我幕  
次作樂酒五行上馬復送至兩界中彼此使副回馬對  
立馬上一盃換所執鞭以為異日之計引接展辭狀舉  
鞭揖則各回馬背馬回顧少頃進數步躊躇為不忍別  
之狀如是者三乃行是行回程見敵中已轉糧發兵接  
跡而來移駐南邊而漢兒亦累累詳言其將起兵是時

行人旦暮憂其有質留之患偶幸生還既回關以前此  
有御筆指揮敢妄言邊事者流三千里罰錢三千貫不  
以赦蔭減繇是無敢言者是秋八月初五日到闕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